

## 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五〇一回 花堂上灌醉新郎 洞房中誤逢和尚

卻說秦明來拉李根，早有高三將他扶起，道：「秀士何必如此？女婿乃是半子，理合入內受拜。」說著，便命從人升炮，將秦明、李根一齊邀入廳上。李根心下直是亂抖，只得大著膽量，向秦明說道：「大王乃一世英雄，入贅寒門，已萬分之幸，何敢自居長輩，受此重禮？」高三哪裡肯聽？早命秦明拜了四拜。廳下鼓樂喧天，倒也分熱鬧。黃天霸與趙五弟兄早已換了裝束，扮作文士模樣，儒冠儒服，站立階前；此時見秦明行過儀注，當向前作了一揖，命人奉過蓮茶，請秦明上座。但見他身高八尺開外，黑漆的面目，一雙低眉，兩個銅鈴眼，高鼻闊口，腮下一部短鬚，醜陋之中露出殺氣。他也不知是天霸等人，見他文士衣服，心下暗暗笑道：「這兩個朽爛腐儒，居然大膽前來陪我，俺且用兩句話嚇他一嚇。」隨向天霸說道：「這兩人尊姓何名，兩臂有多大膂力？每天能殺幾人麼？」天霸見秦明如此言語，明知他來嚇自己，乃道：「某等乃文墨之士，不知殺人。大王若肯教傳，日半月，照著大王頭顱，即多幾個，也可殺去。」秦明見他這樣，也不知有意罵他，乃道：「秀士，你也不知厲害了，『殺人』兩字，乃性之所致，豈是教傳而來；你若要俺教你，等俺花燭之後，一同到俺山上，看俺殺人如何？」天霸道：「大王說不會殺人，今日便想顯顯手段，不知大王果懼怕麼？」說著，大眾也大笑起來。趙五道：「黃賢弟又發狂論了！常言道：『書呆造反，永不成功。』也與你殺人的一樣。」李根此時恨不得將秦明送進裡面，早早完結他性命。當時說道：「今日天已不早，廳前備下酒肴，且請大王寬飲數杯，然後送入洞房，與小女百年和合。」說著，便請眾人入座。天霸與趙五有意將秦明灌醉，入座之後，任意傳杯，你三拳，我五杯。上了四五個大菜，秦明已有了五六分醉意。高三在旁笑道：「大王今日花燭，酒量不可使盡。黃秀士可看主人薄面，少敬一杯。」天霸想他爛醉如泥，前去擺佈。忽見高三插言攔阻，暗道：「你助紂為虐的強盜，他本人已情願如此，你反這般講究，若不將你灌醉，也算不得俺手段。」乃道：「高寨主所言雖是，今晚乃吉日良辰，理合開懷暢飲，不必拘禮；你既恐大王昏醉，你何妨為大王代飲呢？」說著，滿斟一杯，遞了過來。高三不好推卻，只得一飲而盡。接著趙五、趙四，也是如此。於是你來我往，有半個時辰，早將兩個媒人醉得如泥塑木雕相似。

秦明雖有幾分醉意，只因一心好色，恨不得立刻入內。心下尚是明白，向著李根說道：「岳父年邁，理當安息，令媛想也盼望，何不就此散席？且小婿酒量太淺，設若誤了佳期，反恐令媛不悅。」說著，便想起身進去。天霸見他要去，恐他進去看出破綻，心下正然著急。卻好李根女兒的乳娘甚為伶俐，見秦明尚未大醉，趕著上前言道：「老奴奉小姐之命，轉告郎君，請郎君多飲一杯，以助興致。因喜事吵鬧，小姐身體柔弱，送房時節，不能奉陪，故命老奴代敬一杯。」說著，取過大斗滿斟一杯，奉敬過來。秦明聽說是小姐之命，樂得心癢難熬，忙道：「多謝小姐，這酒是該飲的。」伸著兩手接過，一飲而盡。乳娘又是兩斗斟來，秦明俱皆飲下。誰知這裡面放下麻藥，頃刻之間，酪酊大醉。天霸想此時就結果他性命，無奈他帶來的嘍兵俱在廳下，只得令人奏樂，將秦明送入裡面。一面命趙五兄弟攔著腰門，自己同他直至裡面，向著那幾個隨身嘍兵說道：「你家寨主今日花燭，這裡面無須招呼，外邊備下酒肴，汝等且去飲酒，待你寨主醒來，呼喚再來。」四個嘍兵見天霸如此吩咐，如獲至寶一般，忙道：「小人便奉命飲酒，若寨主傳喚，且請秀士方便。」說畢，便一齊出去。

天霸惟恐他假裝醉，仍是照著送房的儀注，為秦明收拾。

秦明此時由外進來，已有好一刻工夫，嘴裡雖醉得不能開言，心下卻半醒明白。見天霸命了兩個女僕，拿著兩張燈在前引路，到了洞房門口，見裡面直是黑漆，一點燈光沒有，不由得含糊問道：「俺今日前來招親，正夫妻完娶之日，為何裡面沒有燈光，難道你家小姐不在裡面麼？」天霸聽了，正吃一驚，忽見方才這個乳娘答道：「寨主，你也太粗魯了，我家小姐乃金玉之體，蘭蕙之姿，從來在閨房裡面，不見生人。今日寨主前來，雖是夫妻，初次見面，總有點羞答答的，故命老奴將燈熄滅。」

寨主進去，腳下放穩一點，不要驚嚇了小姐。」秦明聽了笑道：「咱們既為夫妻，還有什麼害臊？既然如此，俺就輕輕走路便了。」說著，如怕踩死螞蟻一般，走入裡面。

此時普潤躲在牀上，吃了滿肚的黃酒，將上下衣服脫個乾淨，直挺挺仰在牀上。聽見秦明進來，當時也不聲張，先將那口戒刀順在手內。但聽秦明撲通一聲，將門關上，嘴裡咕咕囁囁的說道：「我的嬌嬌滴滴的心肝，魂靈兒為你想煞了。俺這樣一個山頭，金銀財寶，哪件沒有？現在瑯琊山寨主王大哥那裡，又約我共圖大事，他如做了天子，我至少也封個王爵，你那時還不是隨心所欲？今日你我夫妻非親親熱熱的不可。」說著，走到牀前，兩手將牀沿一摸，卻巧普潤直挺挺睡在那裡。

秦明哈哈大笑說道：「我道你還未睡下，哪知道在此等候了。」

說著，便將磕膝跪在牀上來。此時普潤實在忍耐不得，左手向前一揪，身體向上一拗，高聲罵道：「你這狗強盜，道俺是誰？還不代我滾去！」說著，向外一摔，只聽「哎喲」一聲，秦明早跌了下去。

秦明知道有了變局，趕著在地拗起，直奔前來，以便開門逃走。普潤哪裡容他？跳下牀來，便是一刀，黑暗中砍去。秦明幸是一個會手，聽見刀風到了身上，趕向左邊一讓，伸手摸個物件，可以招擋。卻巧窗裡裡面豎著個面盆木架，提在手中，便上下左右亂舞一陣。無如木架甚大，房間裡地方狹窄，雖然有這笨手傢伙，不是碰了這件，便是打倒那件，全然不能順手；二來有幾分醉意，加之由外面亮處進去，黑暗之中不分皂白，比不得普潤本在黑暗處看，尚有個地步。兩人亂打一會。此時天霸在外面早聽見兩人動手，遂趕著脫去長衫，拔出腰刀，跳了進去，高聲喝道：「汝這無名的草寇，俺黃天霸是也！還不代我將頭獻下。」當時劈面進來，前後攻擊。秦明聽是黃天霸三字，已嚇得魂不附體，架開單刀，便想奪門而去。不知秦明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